

新民胡同老味道

□宋曙春

离开长春已经40多年了，但我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就像出生时就带上的胎记一样，是无法抹掉的。行走在江南的园林之中，我恍惚看到半城丁香半城柳的长春；登上玉龙山，我幻觉里却出现了长春外围的林海雪原；漫行在无边无际的内蒙古草原，观赏随风飘舞的蒲公英，又似乎是在长春的大街小巷追逐柳絮杨花；而在广州早茶的餐桌上，我的舌尖，竟然想起了长春新民胡同的老味道……

其实，我不是浪迹天涯雪泥鸿爪的背包客，更比不了吃遍天下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老饕，不过是对儿时生活过的城市，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而在这样的记忆里，小时候吃过的好“嚼裹”，记忆最为深刻最为牢固，没齿难忘回味无穷。

20世纪60年代中期，虽然我家无法跟钟鸣鼎食之家相比，也远不够小康水平，但节日之际，家人团聚，或有朋自远方来，找一家普通饭馆开一次荤，也能偶尔为之。那时，老长春人都知道，花钱不多，吃得可口，又有面子，当然得上新民胡同了。

说起老长春的新民胡同，可以有十几个词语来界定来形容，说它是长春的“天桥”，也许最准确。我当时并不了解新民胡同的历史和沿革，只是听院子里去过那里的大孩子们吹牛，才知道它是一个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有听有看的热闹地界。一条不长的胡同里，一溜儿饭铺、茶馆、戏园子、钟表行、大药房，有门口挂着鸟笼子的，有窗下摆着鱼缸的，有屋里拉着京胡的，有啪啪地敲着惊堂木讲“三国”说“水浒”的，胡同东头还有一个电影院。仅这些，就足以让我十分向往了，总想着有一天能踏进那个大乐园。

而在老人嘴里，新民胡同是老长春的味道所在，是一种故土情结所在。有人甚至这样说，不上新民胡同

吃一回馆子，你就不能算是老长春人；不上新民胡同听一回戏，你就不能算是来过长春。至今已经100余年的新民胡同，尽管在时而飘过的小风里，已经闻不到当年珍馐美味的熏香，但我的味觉里，依然留存着曾经垂涎三尺终于入口的饕餮佳肴的无穷余味。

头回走进新民胡同，我还是七八岁的淘小子，只顾盯着各家饭店的招牌看，胡同里还有啥，根本没印象。记得那年夏天，我大姥爷从青岛来长春，一家人到新民胡同一个不太大的饭馆，吃了顿羊肉包子，喝的是羊杂汤。我父亲和两位叔叔陪大姥爷喝酒，喝的是那时并不难买到的陶甬的茅台，我也沾了一口，呛得直流鼻涕。听大姥爷和父亲、叔叔唠嗑，我才知道，大约1946年或1947年，大姥爷是华北地下党，派来东北加强对敌斗争，他带着两个助手，就是在新民胡同一个茶社与长春地下党接头，然后在这家饭馆吃了羊肉包子。可惜我只顾吃，没记住这家饭馆的名。

近年看到一位90岁高龄的长春老人刘迟先生写的长篇小说《新民胡同》，原来新民胡同确实曾有家卖羊肉包子羊杂汤的饭馆。书上说是“回族馆恩成园，那是家老饭馆，他家的羊肉包子、羊下水汤很有名……”，我忽然多少有些荣幸之感，那也许就是大姥爷当年吃过的，也是我后来吃过的。而大姥爷和地下党接头的那个茶社，应该就是书上写的“四海茶社”了。记得书上还写道：“远从九一八事变以前，各种游乐行业，如魔术、戏法、唱大鼓书、拉洋片的，以及看相问卜、代写书信、王麻子膏药等应有尽有……那些年有摆地摊、说相声的，有真刀真枪的把式场子，有游医卖药、就地拔牙，各种典当十分热闹。”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新民胡同里的老建筑大多是青砖房屋，多为一层，少数两层的，通常第一层为店铺。饭店几乎一家挨一家，饭店的幌子数量不一，标志着每家饭馆的特色和能力，如两个幌子的能做啥菜，四个幌子的能做啥菜……

自从吃过新民胡同的饭馆，我就盼着大姥爷再来长春，盼得我到了十二三岁，父亲在新四军时的一位老战友来长春，才有了又一次解馋机会。父亲原本是要请这位叔叔上长春饭店的，那是当时长春的大馆子，曾叫“中央饭店”。可叔叔却说不上新民胡同吃回族饺子。他说，那年从战场回来，路过长春时，老战友请他到新民胡同小酌，吃的就是一家回族的羊肉

饺子，那香味老是忘不了。父亲说，那一定是“回宝珍饺子馆”，有几十年历史了，是长春响当当的老字号。

到了回宝珍，我便感觉同上回吃羊肉包子那家店大不一样，店面宽敞，窗明几净，食客盈门，还有不少排队等座的。服务员高声喊座，食客商量点菜，后厨鼓风机嗡嗡作响，人声鼎沸，一片嘈杂，热闹极了。等座等得我饥肠辘辘，闻着香味直流口水，等到饺子上来，上去一筷子夹来一个，嚼了两三口就咽下肚，根本等不及细品。叔叔一边喝酒，一边对我说，别急，吃得太快，尝不出美味。于是，我放慢速度，夹个饺子稍微凉一会儿，蘸点蒜汁香油和醋，再放到嘴里，那滋味没法形容，就一个字，爽！再细看那饺子，皮薄得几乎透明，看得见里面暗红的肉馅，用筷子挑起来，里面的汤好像要淌出来。咬一口，满嘴香，那肉馅又鲜又嫩，肉汁还带着一丝甜味……那感觉，那味道，从此常在梦中。

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我和两个同学第一次自己做主，跑到新民胡同去吃饭。三个十三四岁的小子，进了一家青砖平房的小馆子，大模大样地点了四个冷盘，两碗烧卖。一个胖阿姨托着一个方形铁盘，将四样菜一一摆在桌上，有凉拌肚丝、油炸小鱼、素鸡豆腐、芹菜花生。那肚丝里的红油真是又辣又香，吃一口还想再来一口。吃完了店门，觉得口渴，买了十根三分钱的冰棍，边走边晃荡着吃完，觉得肚子又饿了。刚巧路边一家店卖的是牛肉馅饼，进去就要了六张，一顿狼吞虎咽，好似风卷残云，吃得满嘴是油。几十年过去了，同学们聚会聊起那次新民胡同的“饭局”时，都说当年的饭菜和馅饼咋就那么香。

人越老越爱怀旧，长春的老胡同，长春的老味道，常常是我们说不够的话题。据说新民胡同已经拆迁，可一直没有机会故地重游，便时常和老同学在微信里聊那里的吃喝。大家说到许多馆子，可惜多数都没有去过，但名字常听人说起，都是新民胡同的老字号，有狗不理包子、海发园锅烙、新民饭庄、合友发饭店、三和顺焖饼、新民浆子铺；还有从网上人们的回忆中知道的，有朱大爷家的大麻花、阎叔的山东大煎饼、储家的熏肉、孙家婶子的麻酱烧饼馄饨……

这些老味道，是长春这座城市的记忆，也是这座城市的记忆。无论将来新民胡同会如何，这里的过去，都是永远割不断的城市脉络，希望能一直传承下去。

致敬我的战友

□韩炳军

二零一六年的一阵春风
我的扶贫战友呀
就像一颗颗带着希望的种子
撒向我的家乡

巍峨的长白山呀
还记得省城夏令营为孩子们筑梦起航
“蛋咯咯”孵出村民的致富梦想
“贴心式”的帮扶使种子
在小山村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小蔡书记呀
请你停下匆忙的脚步吧
欣赏山风为你起舞

滔滔的鸭绿江呀
还记得你两次带村民老官去省城看病
贫困户杜胜功家房子着火
你把自己的炊具和烧柴捐给了他
建设美丽乡村，发展扶贫产业
贫困村在春风中变了模样
老王书记呀
请你停下匆忙的脚步吧
倾听江水为你歌唱

我的战友呀，你看
那不是你婆婆照看的孩子吗
他哭喊着要找妈妈
你有多久没有回家了

我的战友呀，你看
那不是你城里来的妻子吗
迎你在回村的路上
你们才是亲密的战友

我的战友呀
你那双磨破底的皮鞋呢
它伴你走进了多少农家
又为他们种下多少希望

我的战友呀
你还没顾得上吃饭吗
一口矿泉水，一口饼干
心里永远装着大家小家

驻村干部，我亲爱的战友
你为什么把思念深深埋藏
第一书记，我亲爱的战友
你为村庄托起了明天的太阳
扶贫干部，我亲爱的战友呀
我们肩并肩奋斗在扶贫路上
我只嫌纸短情长——

(作者系长白山十二道沟镇人民政府扶贫干部)

黑土地

打浆糊，溜窗缝，是关东的老民俗。

以前每年的11月份，母亲总要特意安排一天时间，把家里的窗缝都溜得严严实实的。

母亲负责打一盆浆糊，我就帮着烧火。母亲舀一碗白面，又舀一碗白面，用筷子搅一搅。我在灶下烧火时，看着那白面被母亲搅拌，倒入锅里，心里很疼。多好的白面呀，能蒸好几个大馒头呢，就这样打了浆糊。母亲为什么不用黄乎乎的玉米面打浆糊呢？那不也是黏乎乎的吗？这个问题，憋在我心里好多年，一直没有问出来。

记得有一次，我刚在灶下点着火，母亲就被邻居大婶有事叫走了。母亲一走，我马上动起了心思——就用玉米面打浆糊——这回我说了算。我学

溜窗缝

□戚安民

着母亲的样子，舀了三碗玉米面，一点点倒进锅里。还好，看着那一大锅清水，慢慢变成浆糊。成功了！我在心里大喊了一声。趁母亲还没回来，我赶紧指挥弟弟妹妹一齐上阵，裁纸的裁纸，刷窗户的刷窗户，抹浆糊的抹浆糊，忙得不可开交。中午，母亲回来时，我们刚好把所有的窗户缝溜完了。

母亲回来后，听了我的汇报，又看了看溜好的窗缝，没有说什么。可没到下午，就起风了，一阵呼呼的风吹过，我们上午糊好的窗缝纸，一张张地飘了起来，有的干脆乘风而去，还

有的一半飘在空中，一半黏在窗户上，别提多难看了。母亲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我立刻指挥弟弟妹妹采取挽救措施，把那些飞走的纸条速回来，把随风飘动的纸条慢慢扯下来。三碗玉米面的成绩，成了零，还白白浪费了那么多纸条。为了弥补我给家里带来的损失，那天，我把自己精心保存了三年的语文课本拿了出来。我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那一天，母亲重新舀出两碗白面，重新打了一盆浆糊，我们又重新把所有的窗缝溜了一

遍。一直到天黑的时候，我们才结束了工作，母亲一句也没有批评我。

那时，家里溜窗缝，可没有钱买那么多报纸，只好把我们平时用过的课本，裁成纸条，溜在窗缝上。也有的时候，裁纸时，还要对照手下的窗缝，裁成合适的宽度。说也奇怪，明明只是糊了一层薄薄的纸条，那风儿，就真的给挡在窗外。在外面溜窗缝，冻得手脚冰凉，回到屋里，立刻感觉一股暖意扑面而来。

后来，渐渐有了厚厚的牛皮纸，也有了厚厚的破被子做成的窗帘子，晚上整个盖在窗户上。

现在，打浆糊与溜窗缝成了我久远的回忆。可每每想起那时候我做过的傻事，还是忍不住会笑出声来。